

觀堂集林

觀堂集林卷第十六

史林八

王忠慤公
遺書內編

海甯

王

國難

元朝祕史之主因亦兒堅考

海甯

王

國難

十數年來日本箭內

羽田

藤田

豐八

二萬士及松井等爲

山

臺一

二學士各就遼金二史之紇軍發表其新說

亨所得見著僅論

博士再就遼金二史

之紇軍(史學雜誌第二十六篇第十號)烏山學士就紇軍之疑(同上第三十

七編第八號)藤田博士問題之二語紇與泊(同上第三十七編第九號)三篇

於是紇軍之事爲

史學上一大問題余於契丹女真蒙古文字曹無所知對此問題自不能贊一辭然近讀元朝祕史就史實上發見與金末紇軍相當之名稱此名稱與自來紇軍之音讀略有不同於史實之同一及言語之岐互殊不能得其解適史學雜誌編者介藤田博士徵余近業因提出此史實並余箇人之見解以就正於博士並乞羽田烏山諸君子之教惜箭內博士已歸道山不獲復請益也

元朝祕史有所謂主因亦兒堅者

一

捕魚兒納活兒關連納活兒豁牙兒札兀刺兀兒失溫沐

漣捏不坤阿亦里兀惕備魯兀惕塔塔兒亦兒格捏俺巴孩

合罕幹勤幹克抽幹額孫幹乞泥額許迭周塔塔兒主因亦

兒堅俺巴孩合罕巴里周乞塔敦阿勒壇合罕納阿抽幹惕

灰突兒一

明譯捕魚兒海子闊連海子兩箇海子中間的河名

兀兒失溫那河邊住的塔塔一種人俺巴孩將女兒嫁與他

親自送去被塔塔兒人

原文塔塔兒
中之主因種

拿了送與大金家

續集卷一帖兀訥豁亦納成吉思合罕豁紉只勒乞塔惕亦兒堅突

兒

秣驪刺罷

原作
原作撫州宜阿卜

抽忽捏堅答巴阿兒答巴周宣

德府宜阿卜

抽者別古亦古捏克把阿禿兒豁牙里莽來亦

列罷原作

罷察卜

赤牙勒古兒抽察卜

赤牙勒

答巴阿泥別乞列

克

迭周田迭者別鳴詰列論阿泥兀都周歌多勒格周亦列

兀侖田

迭莎里牙客額周合里罷

原作合里

黑

答周乞塔敦扯

里兀惕

捏客耶客延啜勒客阿帆刺不帖帖列捏客周阿亦

石宣德府因豁失兀納古兒抽者別豁亦納黑

石忽兒罷塔

塔周多卜禿勒

周孫都兒抽阿亦速渾歹亦泥答魯罷成吉

思合罕豁勒

扯里克荅魯察周乞塔惕歌多勒

格周合刺乞

塔敦主兒扯敦主亦訥額列坤幹抹渾扯里兀的答魯周察

卜赤牙刺古兒帖列曷只兀巴亦塔刺乞都周察卜赤牙侖

合阿勒合者別阿卜抽荅巴阿惕不里周荅巴周成吉思合

罕失刺迭克禿兒保兀罷原作伯中都宜額額列周豁脫惕豁脫

巴刺合惕途兒扯里兀惕亦列周額額列兀勒罷明譯在後

羊兒年成吉思征金國先取了撫州經過野孤嶺又取了宣

德府使者別古亦古捏克做頭哨至居庸關見守禦的堅固

者別說可誘他戰於是把軍馬佯回了金家見了果然盡出

軍馬追襲直至宣德府山齋行者別卻翻回來了將金國陸

續來的軍馬殺敗成吉思中軍隨後到來將金國的契丹女

眞原文此下有主亦訥三字等緊要的軍馬都勝了比至居庸殺了的人如爛

木般堆著者別將居庸關取了成吉思入關至龍虎臺下了

營遣軍馬攻取北平等郡

上同中都宜額額列克迭侖阿勒壇合訥也客那顏王京丞相

阿勒壇合訥都刺惕合侖騰格理合札侖札牙安察黑也客

斡羅也兀惕格恢察忽兀古兒罷原作別忙豁勒馬石古出帖耶

亦列周必答訥額列坤幹抹渾合刺乞塔敦主兒扯敦主亦
訥額兒乞惕扯思兀的答魯周不連勒帖列乞都主爲亦帖
格勒禿察卜赤牙里別兒不里周阿卜主爲(明)初北平被攻
時金王京丞相對金主說天地氣運大位子交代的時節敢
到了達達每好生強盛將咱猛勇的原文此下有契丹女真主亦訥三語
倚仗的居庸關取了

續集
卷二

巴撒成吉思合罕札兒里黑李魯侖李幹兒出木合黎豁
牙刺莎余兒合勒幹古侖乞塔惕亦兒格捏徹額薛幹古列
額客延乞塔惕亦兒格訥主亦泥塔豁牙兒撒察兀忽必牙
勒都周阿不惕渾撒亦惕可兀的阿訥失鵠兀班把里兀勒
周逐步惕渾撒亦惕幹乞的阿訥幹思格周額箇昔顏豁兒
理札撒兀魯惕渾乞塔惕亦兒格訥阿勒壇罕訥亦帖格勒
田亦納兀惕忙豁侖額不格思額赤格昔巴刺黑三合刺乞
塔惕主因亦兒堅阿主爲者額朶額米訥亦帖格勒田亦納
兀惕李幹兒出木合黎塔豁牙兒備由者客延札兒里黑李
勒罷(明)成吉思又對二人李幹兒出木合黎說金國的百姓不會分與您

李幹兒出木合黎

如今有金國的主因種你二人均分凡好的兒子教與你擎鷹美的女子教與妻整衣已前金主曾倚仗著他做近侍將咱達達祖宗廢了你二人是我近侍卻將他每來使喚者

原文

前金主曾倚仗的龍任的又將咱達達的祖宗父親殺了的這契丹的主因種如今賞與我所倚仗的龍任的李翰兒出木合黎兩人者

凡五見其或云主亦納主亦泥者並主因語尾之變化據第一條稱塔塔兒主因亦兒堅則當是塔塔兒之一種否則他族之在呼倫貝爾兩湖間與塔塔兒人雜居者也又據第四條稱乞塔惕亦兒格訥主亦泥乞塔惕者蒙古人呼金國之稱則主因必爲金之屬部又稱合刺乞塔惕主因亦兒堅合刺乞塔惕者蒙古人呼契丹之稱則主因種中必多含契丹人又第四條稱主因種殺蒙古祖父云云即指第一條所記主因人執送俺巴孩汗及祕史卷一末所記塔塔兒人毒死也速該二事是合刺乞塔惕主因亦兒堅即塔塔兒主因亦兒堅非異族也又據第二第三兩條則此族當金之季世曾於宣德居庸間與於防禦蒙古之役且其兵力足與契丹女真相鼎足故欲求與主因相當之種族或團體不可不合於三種之條件即（一）足與契丹

女真鼎立之部族或軍隊（二）金之邊兵而曾與於宣德居庸
間之戰事者（三）此部族或軍隊中兼有契丹人及塔塔兒人
是也而求合於此三種條件者舍金末之紇軍無以當之茲分
疏於左

金末與契丹女真鼎立之種族無論爲漢人也然漢人不得冠
以塔塔兒或契丹之名是與第三條件不合又宇斡兒出木合
黎二人未嘗中分漢人此顯著之事實也惟金之紇軍散居於
東北西北西南三路有部族節度使八詳穩九其兵數雖或少
於女真要亦不減契丹優足與二者並稱而此外能具此條件
者別無他軍或他族此紇軍之與條件（一）合者也

金之紇軍本以戍邊未嘗用之中原至章宗泰和南伐之役始
用紇軍

金史楊雲翼傳時全創議南伐宣宗以問朝臣雲翼曰泰和
舉天下全力驅紇軍以爲前鋒大金國志章宗紀先是泰和
六年帝大發兵西北諸紇生蕃也鄰接北號曰驍駿衆有三
萬盡數起發侵江南次年罷兵和好如始紇人罷歸因賞不

均皆叛歸北

及南北議和，紇軍亦各歸其部衛。紹王時蒙古入寇西北西南二路之紇軍早折而入於蒙古。

蒙韃備錄章宗築新長城在靜州之北以唐古紇人戍之。首因唐古紇結耶刺都紇木典紇咩紇後典紇等俱叛金人發兵平之。紇人散走投於韃人云云殆與大金國志所記爲一事。

而東北路八部族節度使之紇軍則尙無恙。故大安三年會河之敗中都戒嚴上京留守徒單鎰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兵二萬衛中都泰州刺史朮虎高琪亦以兵三千至屯通玄門外而高琪之兵史特稱爲紇軍。

見金史朮虎高琪移刺撻不也完顏素蘭紇石烈執中諸傳及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十九。

此軍至中都後未幾即移屯縉山。

金史朮虎高琪傳大安三年累官泰州刺史以紇軍三千屯通玄門外未幾升縉山縣爲鎮州以高琪爲防禦使所部紇

軍賞賚有差此事不書年月考衛紹王紀大安三年十一月
紇石烈胡沙虎走還京師請兵二萬屯宣德詔與三千人屯
媯川崇慶元年正月右副元帥胡沙虎請退軍屯南口詔數
其罪免之紇石烈執中傳同高琪之屯縉山當在胡沙虎免
職之後即崇慶元年之春然則此時中都西北惟恃此一軍
爲重鎮矣

至寧元年懷來之戰其精銳實此軍也

案懷來之役諸書所記略有異同聖武親征錄云癸酉

金至寧元年蒙古太祖

祖八秋上復破之宣德德興遂進軍至懷來金帥高琪將兵與戰我軍

勝追至北口大敗之死者不可勝計時金人塹山築寨悉力
爲備上留怯台薄察頓兵拒守遂將別衆西行由紫荆口出
金主聞之遣大將奧屯拒隘勿使及平地比其至我衆度關
矣乃命哲別率衆攻居庸南口出其不備破之進兵至北口
與怯台薄察軍合元史太祖紀則云八年癸酉秋七月克宣
德府遂攻德興拔之帝進至懷來及金行省完顏綱元帥高
琪戰敗之追至北口金兵保居庸詔可忒薄剝守之遂取涿

鹿帝出紫荆關敗金師於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契丹訛魯不
花獻北口遮別遂取居庸與可忒薄利合此節大致取諸親
征錄惟於金主帥中加完顏綱一人金史於衛紹王紀但書
八月壬申尚書左丞完顏元奴即綱別名將兵備邊朮虎高琪傳亦
但云八月尚書左丞完顏綱將兵十萬行省於縉山敗績語
甚簡略一若此役與高琪無涉者然完顏綱傳頗詳其顛末
云至寧元年綱行省事於縉山徒單鑑使人謂綱曰高琪駐
兵縉山士皆思奮與其行省親征不若益兵爲便綱不聽徒
單鑑復使人止之曰高琪措畫已定彼之功即行省之功綱
不從綱至縉山遂大敗徒單鑑傳語亦略同由此觀之此役
完顏綱雖爲大帥且親往視師然軍中措畫本出高琪故親
征錄於此役主帥專屬之高琪蒙韃備錄亦同此役實自會
河川後爲金與蒙古第二次之大戰其戰事始於懷來終於
縉山故或舉懷來或舉縉山而其重要將領爲高琪則其重
要軍隊爲其所部之糾軍無疑也

而祕史所云勝金國契丹女真主因緊要的軍馬正指此役

案祕史記此事承羊兒年成吉思伐金而下其實此節所記包含辛未壬申癸酉三年之事即下二節記金人議和西夏納女事亦承羊兒年書之不復紀年緣祕史本非編年之書記一事但欲具其本末而於繫年之法則所不講就此點親征之記事自爲辨哲也成吉思初次伐金之役自辛未至甲戌其取居庸也親征錄繫之癸酉祕史亦無兩度取居庸之事而金史衛紹王紀則一書於辛未九月再書於癸酉七月承裕傳亦於辛未歲書大元游兵入居庸元史從之顧無論其爲一取或再取而祕史書敗契丹女真主因等緊要兵馬於克宣德之後取居庸之前則祕史此項記事正與親征錄癸酉歲記事相當其爲懷來之役而非辛未會河之役其所記取居庸事爲癸酉之事而非辛未之事可斷言也此役完顏綱高琪之兵數至十萬其中必網羅各種軍隊蒙韃備錄云再刷山東河北等處及隨駕護衛人馬三十萬令高琪爲大元帥再敗是以韃人迫於燕京城下亦指此役但備錄只記中原人馬且侈其數而祕史則但舉契丹女真主因三種軍馬文各

有所不備也

此糺軍之與條件（二）合者也
至第三條件則舍糺軍外更無從他求考金宣宗貞祐二年中都糺軍之叛實爲中都陷落之原因

案此事金史宣宗紀失書惟兵志云宣宗南遷糺軍叛去兵勢益弱抹撫盡忠傳云宣宗還汴盡忠與右丞相承暉守中都中略宣宗詔盡忠善撫糺軍盡忠不察殺糺軍數人已而中都受圍云云又朮虎高琪傳初宣宗將遷南京欲置糺軍於平州高琪難之及遷汴戒象多忠別名厚撫此軍象多輒殺糺軍數人以至於敗宣宗末年嘗曰壞天下者高琪象多也終身以爲恨云又完顏素蘭云去歲都下書生樊知一詣高琪言糺軍不可信高琪以刀杖決殺之自是無復敢言兵馬利害者使其黨移刺塔不也爲武寧軍節度使招糺軍已而無功復以爲武衛軍使又移刺塔不也傳云貞祐二年遷武寧軍節度使招徠中都糺軍無功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云貞祐二年冬燕京之糺軍叛與韃靼共圍燕京此種記事皆

甚簡略惟親征錄記此事最詳

見後

而以糲軍爲契丹軍元史

太祖紀九年甲戌六月金糲軍研答等殺其主帥率衆來降
詔三模合石抹明安與研答等圍中都此記事全本之親征
錄惟糲軍二字乃其所特加合上所引諸條觀之知元史加
此二字至爲確當又由高琪塔不也諸傳觀之則貞祐二年
叛去之糲軍即至寧元年戰於懷來縉山間之糲軍不待論
也

而此糲軍或以爲契丹軍

親征錄甲戌夏四月金主南遷汴梁留其太子守中都以丞
相完顏福興卽承暉左相泰忠卽抹撫爲輔金主行距涿契丹軍在
後至良鄉金主疑之欲奪其原給鎧仗還營契丹衆驚遂殺
主帥素溫而叛共推研答比涉兒札刺兒爲帥而還中都福
興聞變軍阻蘆溝勿令得渡研答遣裨將塔塔兒帥輕騎千
潛渡水復背擊守橋衆大破之盡奪衣甲器械牧馬之近橋
者由是契丹軍勢漸振中略研答比涉兒遣使詣上行營納欵
中略上以契丹衆將來歸遂命散只兀兒三模合拔都領契丹

先鋒將明安太保兄弟等爲嚮導至則與斫荅等并力圍中
都云云案此記事與金史抹撲盡忠及朮虎高琪二傳稍有
差池二傳並謂金主命盡忠善撫糺軍而此錄則謂金主欲
奪其原給鎧仗是以驚叛案金史宣宗紀五月壬午車駕發
中都丙戌次定興丁亥次安肅州癸巳次中山是五月之杪
宣宗已至中山距涿州已遠而元史太祖紀記斫荅等之叛
在六月則金史抹撲盡忠激變之說較得事實錄博之金主
誤也且親征錄記事中亦有足證其所謂契丹軍即糺軍者
錄云契丹軍殺其主帥素溫案素溫者詳穩之對音詳穩者
漢語相公之轉遼時諸軍皆有詳穩金則惟糺軍有之據金
史地理志及兵志西北西南二路糺軍其帥稱詳穩其東北
路之糺軍則稱部族節度使此糺軍爲高琪所統本自東北
路來似其帥當稱節度使不當稱詳穩然如烏古里部族節
度使迪烈女古部節度使皆屬東北路而奧屯裏傳有烏古
里糺詳穩完顏鐵哥傳有底刺糺詳穩移刺塔不也傳有迪
烈糺詳穩底刺迪烈皆迪烈女古部之略是東北路糺軍亦

有詳穩也就此一語可證錄中契丹軍之即糺軍又可證錄
中契丹軍之叛與金元二史所記糺軍之叛實爲一事也
或更以爲中有塔塔兒人

拉施特集史中之太祖紀與親征錄同出阿兒壇脫卜赤顏
其記此事與親征錄小異錄云研答遣裨將塔塔兒帥輕騎
千潛渡水復背擊守橋衆而集史則云叛衆聯合河之彼岸
塔塔兒衆千人前後夾攻大破守橋兵又原注云塔塔兒人
駐於此地服屬金主耶譯洪侍是塔塔兒一語親征錄譯爲人名
拉施特譯爲種名且加以注釋蓋錄誤也如拉氏所記當時
糺軍蓋分駐於永定河左右其西畔之契丹人先叛而東畔
之塔塔兒人復起而應之此軍來時泰州其兼有此二種人
固自不足異也蒙古遣三模合拔都明安太保與之會師亦
自有故蓋三模合爲散只兀人本與塔塔兒人同居呼倫貝
爾二湖之東而石抹明安元史云桓州人蒙韃備錄則云糺
家人原作紀蓋紀爲糺之誤蓋西北路諸糺中之契丹人蒙古所以遣此
二人者亦當以其與契丹塔塔兒有連故也

此尤與條件（三）巧合者然則祕史之主因亦兒堅非彊軍其孰能當之此彊軍自叛金後雖服屬蒙古然頗有獨立之勢故蒙古卒分其衆以與孛斡兒出木合黎二人

金史宣宗紀貞祐三年二月武清縣巡檢梁佐柳口鎮巡檢李咬住以誅彊賊張暉劉永昌等功進官有差皆賜姓完顏又完顏佐傳佐本姓梁氏初爲武清縣巡檢完顏敵住本姓李氏爲柳口鎮巡檢久之以佐爲都統敵住副之屯直沽貞祐二年彊軍遣張暉等三人來招佐佐執之翌日劉永昌率衆二十人持文書來署其年曰天賜佐擲之麾衆執永昌及暉等并斬之又移刺福孫傳興定二年福生上書曰爲今之計惟先招徠彊人選擇彊人中舊有宿望雄辨者諭以恩信彼若內附然後中都可復遼東可通云云蓋彊軍叛金以後其勢力被於中都東北故通遼東招直沽而三模合明安與之會師亦由古北口經景蘄檀順諸州以往且彊軍雖納歟於蒙古實有獨立之志通好遼王之使與遣蒙古使同發_{見親征錄}天賜紀年蓋亦其所自署此與耶律留哥蒲鮮萬奴張致等

稱尊建號爲一時風氣蒙古開國時待諸降將甚厚弘軍又有下中都之功而其將研答比涉兒札刺兒後不復顯其民亦被分者蓋惡其反覆故也弘軍三將中後惟札刺兒之名間見於史籍然恐別是一人蒙韃備錄燕京等處有紙蟬兒元帥史元帥劉元帥等甚衆余曩據元史耶律禿花傳統萬戶札刺兒劉黑馬史天澤伐金疑紙蟬兒乃札刺兒之訛且意此札刺兒即親征錄戊寅歲將契丹軍從木華黎南征之札刺兒亦即癸酉歲與研答比涉兒共叛金之札刺兒也後見沈乙庵先生晉植所校備錄云紙蟬兒元帥舛訛不可讀紙者札之誤蟬者蠟之誤札蠟兒元帥即元史石抹也先傳也先之子查刺耶律禿花傳之札刺兒也禿花傳稱統萬戶札刺兒劉黑馬史天澤伐金王惲史忠武公家傳朝議遣三大帥分統漢地兵詔公及劉黑馬蕭札刺居右爲萬戶其居左者悉爲千戶案明刊王惲秋澗集脫及劉黑馬以下二十字國朝名臣事略所引有之此紙蟬兒元帥即蕭札刺史元帥即天澤劉元帥即黑馬所謂漢地三萬戶也云云案輶耕錄云石抹曰蕭而石抹也先元人亦謂之蕭也先則沈先